

源氏物语

上

〔日本〕紫式部著

丰子恺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责任编辑：叶渭渠
封面设计、插图：秦 龙

源氏物语（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09,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7}{8}$ 插页10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40,001—245,000

书号 10019·3065

定价 1.50元

译 本 序

《源氏物语》问世于十一世纪初，是日本文学中的一部古典名著，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它对于日本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名字不详。因其长兄任式部丞，当时宫中女官往往以父兄之官衔为名，以示其身份，故称为藤式部；后来她写成《源氏物语》，书中女主人公紫姬为世人传诵，遂又称作紫式部。作者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生于九七八年，歿于一〇一五年。紫式部出身中层贵族，是书香门第的才女，曾祖父、祖父、伯父和兄长都是有名的歌人，父亲兼长汉诗与和歌，对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研究。这样的家庭给了紫式部以文学上的熏陶。作者自幼随父学习汉诗，熟读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对白居易的诗有较深的造诣。此外，她还十分熟悉音乐和佛经。不幸家道中落，她嫁给了一个年龄与她相差二十多岁的地方官藤原宣孝，婚后不久丈夫去世，过着孤苦的孀居生活。后来应当时统治者藤原道长之召，入宫当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给彰子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的生活，对妇女的不幸和宫廷的内幕有了全面的了解，对贵族阶级的没落倾向也有所感受。这些都为她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构思和坚实的生活基础。

《源氏物语》成书年代至今未有确切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在

一〇〇一年至一〇〇八年間，比我國第一批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和歐洲的長篇小說先驅《十日談》都早三百多年。因此可以說，《源氏物語》是世界上最早的長篇寫實小說。關於作者的考證，日本源學家也是眾說紛紜。一說前四十四回是紫式部所作，後十回由其女賢子續補。一說是其父創作大綱，由紫式部助成。更有一說是在紫式部之前已有，由紫式部修訂。但這些說法，都缺乏充分的論據。

《源氏物語》產生的時代，是藤原道長執政下平安王朝貴族社會全盛時期。這個時期，平安京的上層貴族恣意享樂，表面上一派太平盛世，實際上卻充滿著極其複雜而尖銳的矛盾。藤原利用累代是皇室外戚，實行攝關政治^①。由藤原氏一族壟斷了所有的高官顯職，擴大了自己的莊園，而且同族之間又展開權利之爭。皇室貴族則依靠大寺院，設置上皇“院政”，以對抗藤原氏的勢力。至於中下層貴族，雖有才能也得不到晉身之階，他們紛紛到地方去別尋出路，地方貴族勢力迅速抬頭。加上莊園百姓的反抗，使矛盾更加激化，甚至爆發了多次武裝叛亂。這就不可避免地加劇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與鬥爭，使整個貴族社會危機四起，已經到了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源氏物語》正是以這段歷史為背景，通過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經歷和愛情故事，描寫了當時貴族社會的腐敗政治和淫逸生活。作者以典型的藝術形象，真實地反映了這個時代的面貌和特徵，揭露貴族統治階級種種黑暗和罪惡，及其不可克服的內部矛盾，揭示了日本貴族社會必然崩潰的歷史趨勢。

^① 即攝政關白。八八八年，宇多天皇即位時，對群臣說：“政事萬機，概關白于太政大臣。”關白之稱由此而來。以後凡幼君即位，由太政大臣攝政，都叫關白。直至幕府興起後，權移將軍，關白才失去作用。

首先，作者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贵族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贵族内部尔虞我诈的斗争。她在《源氏物语》中，以弘徽殿女御（地位最高的妃子）及其父右大臣为代表的皇室外戚一派政治势力，同以源氏及其岳父左大臣为代表的皇室一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主线，铺展错综复杂的斗争情节，广泛地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权力之争。源氏幼名光君，是桐壶天皇同更衣（次于女御的妃嫔）所生的小皇子，母子颇受天皇的宠爱，却遭到弘徽殿的欺压。弘徽殿如此对待源氏，固然是出于妒忌，是后宫妃嫔之争，但更多的是疑虑天皇将册立源氏为皇太子。因此围绕着这个权势之争，弘徽殿逼死更衣，打击源氏及其一派，促使天皇将源氏降为臣籍，赐姓源氏。在天皇让位给弘徽殿所生的朱雀天皇之后，右大臣掌政，源氏便完全失势。此时，弘徽殿一派就借口源氏与右大臣的女儿胧月夜偷情，逼使源氏离开宫廷，把他流放到须磨、明石。包括左大臣在内的源氏一派，也都被除名简册，剥夺官爵，成了失势的人。从此，弘徽殿一派在摄关政治的权势之争中取得了胜利。

源氏一派虽然失败，但贵族内部围绕着夺取权势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弘徽殿得势之后，到处树敌，处境孤立，加上权臣横征暴敛，平民百姓怨声载道，京城不断发生灾难，引起皇室上下、朝廷内外极大不满。其时朱雀天皇重病在身，他为挽回残局，不顾弘徽殿的坚决反对，决定召源氏回京，恢复他的官爵，凡以前受株连的人也都官复原职。但弘徽殿一派并不甘失败，他们策划废掉皇太子冷泉，拥立桐壶天皇的八皇子，但阴谋又告失败，结果被源氏一派所排斥。冷泉天皇继位以后，知道源氏是他的亲父，就倍加礼遇，源氏也就更是权势鼎盛，万事如意，最后官至太政大臣，独揽朝纲。但是，贵族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停息，

源氏与左大臣之子围绕为冷泉天皇立后事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这说明摄关政治的上层贵族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此起彼伏，贵族政治加速衰败，最后，统治日本社会四百年的平安王朝贵族阶级也濒于总崩溃的结局。因此可以说，《源氏物语》是日本一幅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历史画卷。

在《源氏物语》中，作者虽然主要描写源氏的爱情生活，但却不是单纯地去描写爱情，而是通过源氏的恋爱、婚姻悲剧，揭示一夫多妻制下妇女的悲惨命运，从而烘托出一幅贵族社会及其没落的景象。以爱情来说，在贵族社会里，爱情往往是同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男女婚嫁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妇女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这种情况，日本也不能例外。无论宫内宫外，都是如此，是贵族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方面，紫式部作了大胆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配给源氏，是为了加强自己的声势。朱雀天皇在源氏四十岁得势之时，将年方十六岁的女儿三公主嫁给源氏，也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就连政敌右大臣发现源氏和自己的女儿胧月夜恋爱，也拟将她许配给源氏，以图分化源氏一派。地方贵族明石道人和常陆介，一个为了求得富贵，强迫自己的女儿出嫁源氏；一个为了混上高官，将自己的女儿许给了左近少将，而左近少将娶了他的女儿，则是为了利用常陆介的财力。作者其实是把这些爱情故事作为政治斗争的补述，从更广的方面暴露贵族内部人与人之间明争暗斗的相互关系。作者将这种关系描写得如此深刻，也就艺术地再现了贵族社会的这一特征：在那个社会里，“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紫式部在反映这种矛盾时，还揭示了这种利害关系同贵族的堕落生活是不可分的。作者是女作家，对这点观察得更加敏锐深刻。她笔下的众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身世低贱的，但她们的处境都是一样，不仅成了贵族政治斗争的工具，也成了贵族男人手中的玩物，一夫多妻制下的牺牲品。

作者以源氏为中心，写出源氏上下三代人对妇女的摧残。源氏的父皇玩弄了更衣，由于她身份寒微，在宫中备受冷落，最后屈死于权力斗争之中。源氏依仗自己的权势，糟蹋了不少妇女：他半夜冒然闯进地方官夫人空蝉的居室，玷污了这个有夫之妇。他践踏了出身低贱的夕颜的爱情，使她郁郁死去。他看见继母藤壶肖似自己的母亲，由思慕进而同她通奸。他闯入家道中落的摘末花的内室调戏她，发现她长相丑陋，又加以奚落。此外，他对紫姬、明石姬等许多不同身份的女子，也都大体如此。在后半部《宇治十回》里出现的源氏继承人薰君（他名义上是源氏和三公主之子，实际上是三公主同源氏的妻舅之子柏木私通所生）继承了祖、父两辈人荒淫的传统，摧残了孤苦伶仃的弱女浮舟，又怕事情败露，把她弃置在荒凉的宇治山庄。在这里，读者通过这些故事，可以看出这种乱伦关系和堕落生活是政治腐败的一种折光反映，和他们政治上的没落与衰亡有着因果的关系。

作者把她的全部热情寄托在这些受侮辱、受损害的妇女身上，同情她们的痛苦遭遇和悲惨生活。在这些故事中，作者也是着力去描写她们的反抗性格的。在这方面，对空蝉和浮舟这两个人物刻划得比较成功。空蝉是个中层贵族出身的妇女，嫁给一个比她大几十岁的地方官做继室。源氏看中了她的姿色，她也曾在年轻貌美的源氏的追求下，一度动摇，但她意识到自己是有夫之妇，毅然拒绝源氏的非礼行为。特别是在她丈夫死后，虽

然失去唯一的依靠，源氏又未忘情于她，但她仍然没有妥协，最后削发为尼，坚持了贵族社会中一个妇女的情操和尊严，表现出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反抗。这种反抗性格，在浮舟身上更为明显。浮舟的父亲是天皇兄弟宇治亲王，他奸污了一个侍女，生下浮舟，遂又将母女一并抛弃。母亲带着浮舟改嫁地方官常陆介。浮舟许配人家后，因身世卑贱被退婚。后来她又遭到薰君、匂亲王两个贵族公子的逼迫，走投无路，跳进了宇治川，被人救起后也在小野地方出家，企图在佛教中求得超度。当然，无论空蝉还是浮舟，她们的反抗都是一种绝望的无力的反抗。这也说明作者在那个社会中，找不到拯救这些可怜的妇女的更好办法，只有让她们一死或遁世了之。

作者紫式部在书中表白：“作者女流之辈，不敢侈谈天下大事。”所以书中对贵族社会的政治斗争，大多运用侧写的手法曲折地表现出来。作者处在一种矛盾的心情中，她既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哀叹贵族阶级的没落，却又无法彻底否定这个社会，否定这个阶级；她既感到“这个恶浊可叹的末世……总是越来越坏”，可又未能认识贵族阶级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往往把主要原因归结为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和内部倾轧。所以她在触及贵族腐败政治的时候，一方面指责了弘徽殿一派的政治野心和独断专行，一方面又袒护源氏一派，并企图将源氏理想化，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希望和寄托。对源氏之死，甚至源氏政治生命的完结，也不胜其悲。书中第四十一回只有题目《云隐》，而无正文，以这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来暗喻源氏的结局，也透露了作者的哀挽心情。另外在写到妇女命运的时候，她一方面对她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一方面又把源氏写成是个有始有终的庇护者，竭力美化源氏，在一定程度上对源氏其人表示了同情和肯定。作品主题的

这种互相矛盾，对贵族社会既诅咒又哀挽的现象，正是作者世界观矛盾的反映，而这种世界观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克服的。

此外，《源氏物语》以过多的篇幅渲染了一些贵族阶级的美学观点，超度众生、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以及虚空感伤的情调，这也给作品的思想内容带来一定的损害。

《源氏物语》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开辟了日本物语文学的新道路，使日本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达到了高峰。

日文物语一词，意思就是故事或杂谈。物语文学是一种日本古典文学体裁，产生于平安时代（即公元十世纪初）。它在日本本国民间评说的基础上形成，并接受了我国六朝、隋唐传奇文学的影响。在《源氏物语》之前，物语文学分为两个流派，一为创作物语（如《竹取物语》、《落窪物语》等），纯属虚构，具有传奇色彩；一为歌物语（如《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以和歌为主，大多属客观叙事或历史记述。这些物语，脱胎于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是向独立故事过渡的一种文学形式，它的缺点就是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艺术的完美性。而紫式部第一次把创作物语和歌物语结合起来，并在物语创作方法上继承了物语的写实传统，摒弃物语只重史实，缺少心理描写的缺陷，主张物语不同于历史只记述表面的粗糙的事实，其真实价值和任务在于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对物语的创作进行了探索和创新。作者在《源氏物语》第二十五回《萤》里就曾说过：“这些虚构的故事之中，亦颇有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是虚构，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又说：“物语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之

事迹，但不论善恶，均为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因此欲写一善人时，则专选其人之善事，而突出善的一方；在写恶的一方时，则又专选稀世少见的恶事，使两者互相对比。这些都是真情实事，并非世外之谈。”这段话，不仅指在文学的虚构中应包含生活的真实，而且借区别历史与文学的不同，阐明了对艺术概括的看法。根据这种观点，她在书中写了宫廷贵族生活，但又非生活的原本记录，而是经过高度的概括和精心的构思，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平安王朝贵族阶级各方面的生活，揭示了当时贵族社会某些本质的东西，同时也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源氏物语》全书共五十四回，近百万字。故事涉及三代，经历七十余年，出场人物四百余人，其中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的也有二三十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下层贵族，乃至宫妃侍女，平民百姓。作者对其中大多数人物是比较熟悉的，描写得细致入微，表现了人物的鲜明个性，说明作者深入探索了不同人物的丰富多彩的性格特色和曲折复杂的心理世界，因而写出来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更加富有艺术感染力。在小说结构上，《源氏物语》也很有特色。前半部四十四回以源氏为主人公，后半部十回以薰君为主人公，铺陈复杂的纠葛和纷繁的事件。它既是一部统一的完整的长篇，也可以成相对独立的故事。全书以几个大事件作为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有条不紊地通过各种小事件，使故事的发展与高潮的涌现彼此融汇，逐步深入揭开贵族生活的内幕。在体裁方面，《源氏物语》颇似我国唐代的变文、传奇，宋代的话本，采取散文、韵文配合的形式，以散文为主，织入近八百首和歌（以五七五七七的

三十一音节形成的短歌)，使歌与文完全融为一体，成为整部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散文叙事，和歌则抒情和状物，它不仅使行文雅典，而且对于丰富故事内容，推动情节发展以及抒发人物感情，都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特别是作者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文学的优秀成果，广泛地运用了汉诗文，尤其是白居易的诗句达九十余处之多，第一回《桐壶》更是有赖《长恨歌》而成立。此外还大量引用《礼记》、《战国策》、《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中的史实和典故，并把它们结合在故事情节之中，所以具有浓郁的中国古典文学气氛，使中国读者读来更有兴趣。

《源氏物语》问世以来，已经过去近千年了。尽管它在结构上显得有些庞杂、冗长，相同场面和心理描写重复颇多，有损于作品的艺术完美性，但它毕竟是一部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在今天仍保持着它的艺术生命力，对日本文学继续产生着影响。现在将全文翻译和出版，对于我们认识日本贵族社会趋于没落的必然规律，对于研究日本文学的发展和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并且对于中国文学工作者在艺术上的借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本书是由著名漫画家、作家、翻译家丰子恺先生在六十年代初化费不少心血翻译出来的，译文优美，传神达意，既保持了原著的古雅风格，又注意运用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笔法，译笔颇具特色。由于十年浩劫，本书从出版计划中撤销；一九七三年虽重新列入出版计划，但在“反黑线回潮”的冲击下，又告夭折，致使译者生前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实是一件憾事。现在几经周折，经过刘振瀛同志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见和丰一吟同志

对全书进行整理，作为日本文学丛书之一，同读者见面了。译者长期的心血终能有益于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的事业，也是可告慰于丰子恺先生的。

叶渭渠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北京

目 次

译本序	叶涓渠	1
第一回 桐壺		1
第二回 帚木		20
第三回 空蟬		53
第四回 夕顔		61
第五回 紫儿		95
第六回 未摘花		129
第七回 红叶贺		154
第八回 花宴		176
第九回 葵姬		185
第十回 杨桐		219
第十一回 花散里		255
第十二回 须磨		259
第十三回 明石		293
第十四回 航标		323
第十五回 蓬生		346
第十六回 关屋		362
第十七回 赛画		366

第一回 桐 壺

话说从前某一朝天皇时代，后宫妃嫔甚多，其中有一更衣^①，出身并不十分高贵，却蒙皇上特别宠爱。有几个出身高贵的妃子，一进宫就自命不凡，以为恩宠一定在我；如今看见这更衣走了红运，便诽谤她，妒忌她。和她同等地位的、或者出身比她低微的更衣，自知无法竞争，更是怨恨满腹。这更衣朝朝夜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妒火中烧。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生起病来，心情郁结，常回娘家休养。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口非难，一味徇情，此等专宠，必将成为后世话柄。连朝中高官贵族，也都不以为然，大家侧目而视，相与议论道：“这等专宠，真正教人吃惊！唐朝就为了有此等事，弄得天下大乱。”这消息渐渐传遍全国，民间怨声载道，认为此乃十分可忧之事，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更衣处此境遇，痛苦不堪，全赖主上深恩加被，战战兢兢地在宫中度日。

这更衣的父亲官居大纳言^②之位，早已去世。母夫人也是

-
- ① 妃嫔中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为更衣，皆侍寝。又次为尚侍（亦可侍寝）、典侍、掌侍、命妇等女官。尚侍为内侍司（后宫十二司之一）的长官，典侍为次官，掌侍为三等官，命妇又次之。
- ② 当时的中央官厅称为太政官。左大臣为太政官之长官，右大臣次之。太政大臣在左右大臣之上，为朝廷最高官。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中纳言、宰相（即参议）。太政官下设少纳言局、左弁官局、右弁官局。少纳言局的官员有少纳言三人，外记次之，外记有左右大少各一人。弁官有左右大中少弁各一人。左弁官局统辖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四省；右弁官局统辖兵部、刑部、大藏、宫内四省。统称八省。省下面是各职和各寮，均属省管。省的长官称卿，次官称大辅、少辅，三等官称大丞、少丞。职的长官称大夫，次官称亮，三等官称大进、少进。寮的长官称头，次官称助，三等官称大允、少允。

名门贵族出身，看见人家女儿双亲俱全，尊荣富厚，就巴望自己女儿不落人后，每逢参与庆吊等仪式，总是尽心竭力，百般调度，在人前装体面。只可惜缺乏有力的保护者，万一发生意外，势必孤立无援，心中不免凄凉。

敢是宿世因缘吧，这更衣生下了一个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的皇子。皇上急欲看看这婴儿，赶快教人抱进宫来^①。一看，果然是一个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

大皇子是右大臣之女弘徽殿女御所生，有高贵的外戚作后盾，毫无疑问，当然是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然而讲到相貌，总比不上这小皇子的清秀俊美。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只是一般的珍爱，而把这小皇子看作自己私人的秘宝，加以无限宠爱。

小皇子的母亲是更衣，按照身分，本来不须象普通低级女官这样侍候皇上日常生活。她的地位并不寻常，品格也很高贵。然而皇上对她过分宠爱，不讲情理，只管要她住在身边，几乎片刻不离。结果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他盛会佳节，总是首先宣召这更衣。有时皇上起身很迟，这一天就把这更衣留在身边，不放她回自己宫室去。如此日夜侍候，照更衣身分而言，似乎反而太轻率了。自小皇子诞生之后，皇上对此更衣尤其重视，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怀疑忌。她想：这小皇子可能立为太子呢。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皇上重视她，决非寻常妃子可比。况且她已经生男育女。因此独有这妃子的疑忌，使皇上感到烦闷，于心不安。

更衣身受皇上深恩重爱，然而贬斥她、诽谤她的人亦复不少。她身体羸弱，又没有外戚后援，因此皇上越是宠爱，她心中

^① 按那时制度，做月子照例是在娘家的。